



UNODC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内容提要

世界
毒品
报告

2016



内容提要

“我们重申承诺加大努力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各方面的新兴和长期挑战与威胁……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酌情促进使用和分析……相关、可靠、客观的数据，以改进全面、综合、平衡的国家禁毒战略、政策和方案的实施工作，并鼓励……交流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

大会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题为“我们对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共同承诺”的成果文件

《2016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是在大会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这一全球禁毒政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之后发表的。第一章是阿片剂、可卡因、大麻、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供应和需求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全球概览。该章还审查了使用多种毒品的科学证据、大麻的治疗需求以及世界一些地区大麻娱乐性使用合法化以来的事态发展。第二章着重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角度阐述世界毒品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方面之间的互动机制。

吸毒及其健康后果

据估计，2014年，每20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即15至64岁的人中有2.5亿人，使用过至少一种毒品。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联合国四国人口之和，尽管人数众多，但过去四年中在全球人口中所占比例似乎并没有增加。然而，逾2,900万吸毒者估计患有吸毒疾患，其中1,200万人是注射吸毒者，这其中14.0%感染了艾滋病毒，吸毒的影响及其健康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

2014年估计有207,400例涉毒死亡，相当于每百万15-64岁人口中有43.5%例死亡，全世界涉毒死亡人数也保持了稳定，虽然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可以预防的。吸毒过量致死占涉毒死亡的大约三分之一至一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吸食阿片类。刚从监狱释放的这段时间，毒品导致死亡（主要是由于吸毒过量）的风险大幅度增加，死亡率远远高于普通民众所有死亡原因所造成的死亡率。

在许多国家，监狱仍然是传染病的一个高风险环境，这是监狱保健的一个重大关切。一些研究报告监狱中存在大量吸毒现象，包括使用阿片类药物和注射吸毒。此外，狱中在押犯人的艾滋病毒、肝炎和肺结核病的流行率可能大大高于普通民众。但是，尽管存在高风险环境和有效保健干预措施的科学证据，世界各地许多监狱的预防和治疗服务仍存在重大差距。

注射吸毒者面临与不安全吸毒有关的一些最严重的健康危害，总体健康状况不佳（包括高度非致命和致命的过量吸毒风险），并更有可能过早死亡。注射吸毒者中有七分之一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一半患有丙型肝炎。注射吸毒者是艾滋病毒和肝炎的重要高危人群，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的艾滋病毒新感染病例几乎有三分之



一发生在注射吸毒者中。此外，研究发现，注射兴奋剂者会从事更危险的性行为，导致艾滋病毒感染的风险高于注射阿片类药物。

大麻仍是全球最常使用的毒品，2014 年估计有 1.83 亿人使用过这种毒品，而苯丙胺仍然是第二常用的毒品。阿片剂和处方阿片类药物的使用相对较少，估计有 3,300 万使用者，但阿片类药物仍然是具有潜在危害和健康后果的主要毒品。在以前海洛因的使用曾不断下降的一些市场（尤其是北美），海洛因的使用出现急剧增加，表明海洛因仍然是引发公共卫生关切的主要毒品之一。

作为全球总的趋势，过去三年中大麻使用保持了稳定。不过在一些次区域，特别是在北美、西欧和中欧，吸食大麻现象有所增加。可卡因的使用经过一段时期的稳定后，在 2010 年之后也在增加，主要是因为南美洲可卡因使用的增加。另一方面，苯丙胺的使用似乎已经稳定，但这可能低估了一些次区域的情况，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这两个次区域的毒品使用近况不明。

使全球吸毒情况更加模糊的是，许多偶尔和经常吸毒者往往是多种毒品使用者，他们同时或先后使用不止一种药物。例如，非医疗使用处方药物、合成兴奋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以代替或结合更常规药品模糊了特定毒品使用者之间的区分，显示近年来吸毒与相关健康后果的相互关联或周期性泛滥。

在过去十年中，许多地区与吸食大麻有关的治疗一直在增加。在欧洲，一些国家因吸食大麻而接受治疗的人数有所增加，尽管经常（每月）吸食人数有所减少。全球第一次因吸食大麻病症寻求治疗的人的比例依然很高，几乎一半因吸食大麻病症寻求治疗的人是首次接受治疗者。因吸食大麻而接受治疗的人的情况的变化可归因于若干因素，包括刑事司法系统的转诊做法和一些国家为大麻吸食者提供治疗的范围扩大。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欧洲和美国现有更多地方能够买到药效更高的大麻，但这一情况如何形成对吸食大麻者的更大伤害尚不清楚。

平均而言，年轻人中因大麻和苯丙胺类吸毒疾患而寻求治疗的人比因其他毒品而寻求治疗的多。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即大麻和苯丙胺的使用越来越多，导致因吸食大麻和苯丙胺类兴奋剂病症而寻求治疗的人数增加。因吸食阿片类药物或可卡因病症而接受治疗者通常三十多岁，而且在许多次区域，这反映了接受治疗的吸毒者年龄在增大，在治疗需求中所占比例总体有所减少。

总体而言，男子吸食大麻、可卡因或苯丙胺的可能性比妇女高三倍，而妇女比男子更有可能非医疗使用阿片类药物和镇静剂。吸毒性别差距的原因更多是在社会环境中吸毒的机会，而不是男性或女性更易被毒品吸引或更易吸毒。此外，虽然在大多数调查中，据报年轻人吸毒流行率高于成年人，但是吸毒方面的性别差异比成人要小。

毒品供应和市场

最广泛种植的毒品作物仍然是大麻，因为 2009 年至 2014 年期间，有 129 个国家报告了大麻种植，远远多于报告罂粟种植的 49 个国家（主要在亚洲和美洲）和报告古柯种植的 7 个国家（位于美洲）。抛开各类毒品作物种植国家数目的差距，过去一年中，罂粟种植有所减少，而古柯种植面积一直在增加。

大麻仍然是全世界贩运最多的毒品，而合成毒品的缉获量也有大幅增加。虽然 2014 年有 234 种药物受国际管制（2016 年 1 月有 244 种），大部分贩运（根据所报告的毒品缉获量，这一数量同时反映了执法力度和毒品流量）集中在极少数几种药物上。2014 年，各种形式的大麻在 95% 的报告国被截获，占该年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的 220 万起毒品缉获案件的一半以上，排名其后的是苯丙胺类兴奋剂、阿片类药物和古柯类药物。

在所有国家，因贩运毒品或持有毒品供个人使用而正式进入刑事司法系统的男性多于女性（平均为总数的 90%）。不过，按性别分列数据的报告近年来有所改进，显示因与毒品有关的罪行被捕的妇女的绝对人数越来越多。不过，因毒品被捕的妇女的比例虽有波动，但在 1998 年至 2014 年期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因毒品贩运罪被捕的妇女。

最近几年，通过因特网，包括通过匿名网上市场“暗网”进行的毒品供应可能有所增加。这引起了关切，“暗网”可能通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便利获取毒品吸引新的吸毒者。

阿片剂

鸦片生产主要是在东南亚，其次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2015 年全球鸦片产量比上一年下降了 38%，降至约 4,770 吨，即 1990 年代后期的水平。这一减少主要是由于阿富汗的鸦片产量下降（比上一年下降 48%），主要是由于该国南部省份的歉收。不过，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有 183,000 公顷，仍然占全球非法罂粟种植面积近三分之二，而全球种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 11%，减至 281,000 公顷左右。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估计表明，最近几年全球阿片剂吸食者（即鸦片、吗啡和海洛因吸食者）人数基本没变，2014 年阿片剂继续影响到约 1,700 万人。考虑到前几年的鸦片产量较高，2015 年的鸦片产量急剧减少似乎不大可能导致全球海洛因市场的重大短缺。前几年鸦片库存的增加或用尽可用于抵消年产量的变动，维持海洛因对用户市场的供应。鸦片产量可能需要持续下降一段时间，才能让海洛因市场感受到其影响。

实际上，全球阿片剂市场似乎较为稳定，尽管存在重要的区域变化。有迹象表明，在以前海洛因的使用一直在下降的一些国家，海洛因的使用可能正在重新抬头。在过去十年中，北美海洛因的使用有所增加，导致与海洛因有关的死亡人数增加。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自 1990 年代末以来，西欧和中欧的长期趋势一直较为稳定或使用在减少。但是，早期迹象显示海洛因市场在激增，欧洲一些市场的海洛因供应和使用在增加，运往欧洲的海洛因缉获案件数目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基于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的趋势看法，非洲阿片类药物的吸食可能在增长。在 1998-2014 年期间，专家报告的亚洲总的阿片剂使用大体保持不变，而大洋洲的阿片剂吸食有所减少。

从 1980-1997 年期间（特别是在 1998 年大会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之后）至 2009-2014 年期间，全球阿片剂截获率翻了一番。阿片剂缉获数量最多是在西南亚，其次是欧洲。2014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报告了全球最大的阿片剂总缉获量，占全球鸦片缉获量的 75%、全球吗啡缉获量的 61%和全球海洛因缉获量的 17%。

所谓的“巴尔干路线”，经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向西欧和中欧，经由东南欧向土耳其供应阿富汗阿片剂，仍然是最重要的海洛因贩运渠道。不过，所谓“南线”（经由巴基斯坦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海路向海湾地区、非洲（特别是东非）、南亚和少量向东南亚、大洋洲区域和北美洲）的重要性也在增加。与此同时，从阿富汗到中亚邻国、俄罗斯联邦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所谓的“北线”上的阿片剂贩运在经过 2008-2012 年期间的下降之后已开始重新抬头，同时金三角的对外贩运也在不断增加，主要是由于 2006 年之后缅甸鸦片产量的增加。此外，美洲的海洛因贩运继续增加，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从 1998-2008 年期间的平均每年 4 吨增至 2009-2014 年期间的每年 7 吨，这符合所报告的这期间拉丁美洲鸦片产量增加的情况。

可卡因

虽然 2014 年全球古柯树种植面积比上一年增加了 10%，但该年仍是 1980 年代末以来实际古柯树种植面积第二小的年份。全球可卡因生产略高于上一年，但仍比 2007 年的峰值低 24-27%，因此基本回到 1990 年代末报告的水平。与此同时，有迹象表明，2014 年观察到的全球可卡因产量的增加不是一个一次性现象，2015 年可能仍是如此。

经由非洲的可卡因贩运可能重新变得重要，有迹象表明，向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和中东）的可卡因贩运在增加，因为亚洲的可卡因缉获量增加了两倍，从 1998-2008 年期间平均每年 0.45 吨增至 2009-2014 年期间每年 1.5 吨。在大洋洲，在过去十年中迅猛增长之后，可卡因市场似乎稳定下来。

尽管有这些区域波动，1998-2014 年期间，全球吸食可卡因年度流行率基本保持稳定，在 15-64 岁人口的 0.3 至 0.4%之间波动。不过，随着人口增长，吸食可卡

因者的人数增加了，从 1998 年的约 1,400 万增至 2014 年的 1,880 万。与此同时，可卡因的人均消费量可能有所减少，这是由于 2007-2014 年期间可用于消费的可卡因数量减少，主要原因可能是安第斯地区可卡因产量的下降。与此同时，北美洲大量吸食可卡因者有所减少。这表明可卡因市场总体在缩小，尽管几个新兴市场（娱乐性而不是定期）吸食可卡因者人数在继续增加。

大麻

尽管一些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最近几年全球大麻消费大体稳定。2014 年，约 3.8% 的全球人口在过去一年中吸食过大麻，这一比例自 1998 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考虑到全球人口增长，这与 1998 年以来吸食大麻者总数的增加是同步的。美洲，其次是非洲，仍然是主要的大麻药草生产和消费地区，2014 年，全世界约四分之三的大麻药草缉获量发生在美洲，最多的是在北美洲，而非洲占全部大麻药草缉获量的 14%，欧洲占 5%。另一方面，欧洲、北非、近东和中东仍然是大麻脂的主要市场，其中大部分仍然是阿富汗和摩洛哥生产的，这反映在会员国提供的关于缉获的大麻脂来源的信息中。2014 年最大的大麻脂缉获量再次发生在西欧和中欧，占总量的 40%。

在美国，尽管需要继续定期监测保健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负担等结果计量，大麻合法化的各州最近的数据显示，娱乐性吸食大麻现象有所增加，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指标（与大麻有关的急诊、住院、交通事故和相关死亡）也有所增加，但与大麻有关的逮捕、法院案件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转诊治疗有所下降。

合成药物：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在三年的相对稳定之后，2014 年苯丙胺类兴奋剂的缉获量达到 170 多吨的新的峰值。2009 年以来，全球甲基苯丙胺缉获量每年都在 20 至 46 吨之间波动，但 2014 年“摇头丸”的缉获量与 2009 年以来每年平均 4 至 5 吨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 9 吨。过去几年，甲基苯丙胺的缉获量占每年全球苯丙胺类兴奋剂缉获量的最大份额，但是，尽管甲基苯丙胺在全世界苯丙胺类兴奋剂市场都很突出，它在东亚和东南亚及北美尤其独占鳌头。自 2009 年以来，这些次区域合在一起每年占全球甲基苯丙胺缉获量的大部分。与其他次区域相比，北美洲一直是报告每年甲基苯丙胺缉获量最大的地区，而 2009 年至 2014 年期间，东亚和东南亚报告的甲基苯丙胺缉获量几乎翻了两番。

在大洋洲，2012 年以来记录的甲基苯丙胺缉获量大幅增加。该地区甲基苯丙胺晶体吸食者越来越多，而且一些吸毒群体吸食频率增加，甲基苯丙胺的纯度有所提高，按纯度调整的价格出现下降，所有这些都可能加剧对个人健康和广大社会的负面影响。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11 月，据报在中东缉获了大量贴有“Captagon”品牌的苯丙胺片剂。2013 年和 2014 年，中东报告的甲基苯丙胺缉获物大多被视为原产于

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同期，一些报告在中东缉获甲基苯丙胺的国家发现，这些毒品是准备继续向区域内其他目的地贩运的。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市场的特点仍然是据报出现大量新的药物。虽然 2015 年数据收集工作仍在进行中，但已经首次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了 75 种新药物，相比之下，2014 年总共只报告了 66 种新药物。2012 至 2014 年期间，大多数首次报告的药物属于合成大麻素类，但 2015 年迄今报告的数据显示了不同的情况：首先，首次报告的合成卡西酮（20 种）几乎与合成大麻素（21 种）同样多；其次，不属于前几年确定的任何主要类别的大量各种药物（21 种）被首次报告，其中包括合成阿片类药物（如芬太尼衍生物）和镇静剂（例如苯二氮卓类）。

过去几年中，报告了大量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缉获物。全球合成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市场仍然主要是合成大麻素（缉获 32 吨），北美（特别是美国缉获 26.5 吨）在 2014 年全世界缉获量中占比最大，全球共有 34 吨（不包括从植物中提取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氯胺酮）。不过，自合成卡西酮在 2010 年首次报告以来，其全球缉获量稳步增加，2014 年缉获量比上一年增加了两倍，至 1.3 吨。

自 2008 年以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监测迄今显示供应状况相当活跃，并有持续性（少数药物出现、扩散和持续存在几年）和变化（大量药物只出现很短一段时间，或只在某个地方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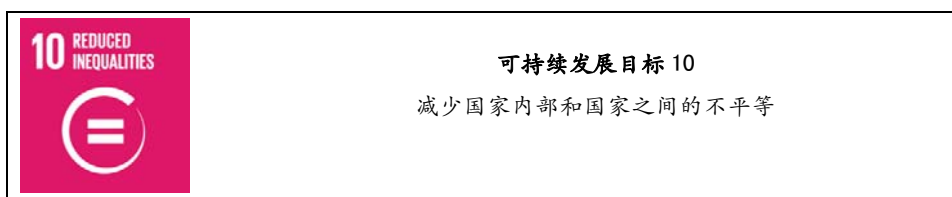
世界毒品问题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欢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而且我们注意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与有效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努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大会有关世界毒品问题的特别会议题为“我们对有效应对和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共同承诺”的成果文件

世界毒品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方面交织在一起。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角度对毒品问题的分析以及对其作出的回应，揭示了这种互动机制。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确定的所有可持续发展领域对毒品问题的性质和动态产生影响。同时，在个人、社区和全国各级都可以看到毒品问题以及对其作出的回应对发展的影响。在分析这些联系方面，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被分为五大领域：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性、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以及伙伴关系。

社会发展



不接受或不理解药瘾是一种健康状况助长边缘化循环，这种边缘化往往影响到有吸毒病症的人，使其康复和融入社会更具挑战性。此外，对吸毒者的羞辱态度可能会扩大到从事保健服务的工作人员，这可能影响向最需要的人提供有效的治疗。

卫生

可持续发展目标 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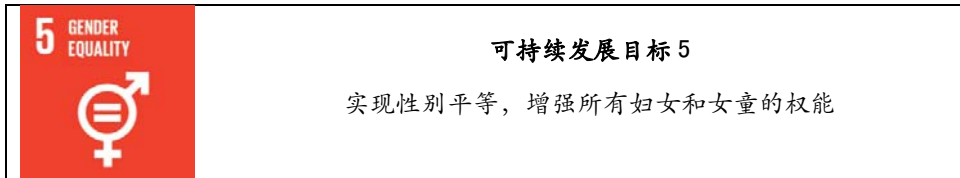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表明，2013 年阿片类药物、可卡因、苯丙胺和大麻加在一起造成近 1,200 万生命年损失，其原因是过早死亡或残疾，其中超过 800 万与吸食阿片类药物病症有关。毒品负面健康影响的一项风险因素源于其管理方式。特别是，注射毒品比抽吸、吞咽、鼻吸或口吸毒品有着更大的过量和感染风险，包括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等血液传播病毒的传播风险。毒品使用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健康造成影响，因为注射吸毒者可能成为将性传播疾病传给其他亚群和一般民众的群体。一些研究还证实此种假设，即使用某些兴奋剂（无论注射与否）也可能影响性行为本身，从而增加高危行为和性传播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对于男同性恋者等特定高危群体特别令人关切。

在其具体目标中，可持续发展目标 3 明确列入加强“药物滥用、包括麻醉药物滥用的预防和治疗”。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毒品政策可以通过预防和治疗等措施，缓解吸毒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但是，如果政策没有根据各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原则适当进行调整，就可能影响到用于医疗和研究目的的管制药物的可获取性。四分之三的全球人口仍然很少有机会或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含有麻醉药品的药物，并没有充分的机会获得中度至重度疼痛治疗。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3.b 中已确认基本药品可获取性的重要性，这通常包括吗啡、可待因、地西洋和苯巴比妥等管制药物。

妇女、女童和青年

吸毒破坏了可持续发展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孩权能有关的方面。男性和女性吸毒者在偏好毒品和与毒品有关的脆弱性方面有明显差异。加上若干类型药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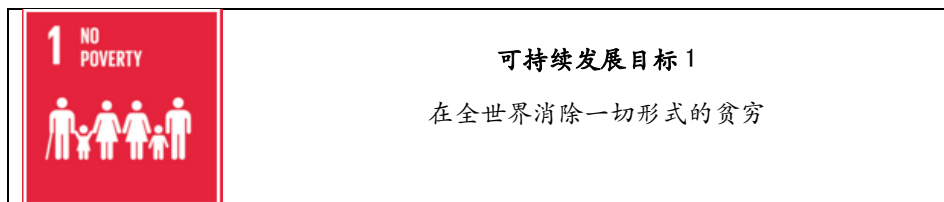
的使用者主要是男性，这导致了一种危险，即整个护理工作可能无法充分满足女性吸毒者的需要，她们也缺少获得这些服务的途径。



受吸毒成瘾和艾滋病毒影响的妇女比男子更脆弱，并更多地受到指责。她们比男子遭受同时发生的心理健康失调影响的程度更高，并且她们更有可能成为暴力和虐待行为的受害人。妇女往往还承受着与家庭成员药物依赖有关的沉重的暴力和贫困负担，这阻碍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女性罪犯和女性囚犯，特别是那些有吸毒病症的女性罪犯和女性囚犯，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刑事司法系统没有能力满足妇女的特殊需要。

吸毒往往在一个人最有生产力的若干年对其产生影响。当青年陷入周而复始的吸毒、甚至是毒品贸易中，而不是参与合法的就业和教育，则实际上对个人和社区的发展设立了独特的障碍。

经济发展



毒品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影响的大小和形式可能各异，但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到所有人。在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存在对毒品的脆弱性，无论是在种植、生产、贩运还是在使用方面。

经济发展与毒品之间的关系在毒品作物非法种植方面尤其明显。在农村地区，贫穷和缺乏可持续生计等社会经济因素是使农民从事非法种植的重要风险因素。这也是发展水平低下的表现，这一问题与其他与安全治理有关的发展问题，都是促进大规模非法种植的因素。

贫穷也与吸毒有密切联系，尽管其中的关系相当复杂，并且二者相互影响。事实上，在所生活的社会中较为贫穷的人受到吸毒问题的影响最大，在较富裕的国家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更广泛地说，社会和经济劣势与吸毒病症之间有紧密的联

系。在审视关于失业和教育水平低下等边缘化和社会排斥的不同反映时，也可以看到这一情况。

除了发展，包括地理位置在内的多种因素对于特定国家的毒品问题状况都有一定作用。例如，临近一个毒品生产区或一个主要贩毒路线，可以解释近东和中东及西南亚高于平均水平的阿片剂使用率，以及可卡因（包括强效纯可卡因）在南美和西非的使用。不过，根据收入水平对吸毒者国家数据的细分显示，“高收入”国家往往在各种毒品类别都有较高的上年毒品使用率。价格相对较高并最终为贩运者带来更高利润的毒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更容易找到立足点。至于可卡因和海洛因等毒品，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形成用户人数和收入总额都较高的消费者市场。

在个别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对所用毒品的类型有影响。例如，在美国，对于强效纯可卡因，吸毒与失业之间的联系比其他可卡因类型更强。

毒品市场往往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方特点的影响，但某些毒品，特别是可卡因和合成药物在发达国家形成庞大市场后，随后向发展中国家扩展。典型的例子是在北美洲和欧洲出现的“摇头丸”和其他致幻剂，以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消费在欧洲、日本和北美的持续扩散。因此，发展与毒品问题之间的关系需要以动态方式加以审视。

环境可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 15.5

采取紧急和重大行动减少自然生境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在 2020 年之前，保护和防止受威胁物种的灭绝

非法作物种植往往发生在森林地区，并且在毁林开荒后造成森林毁坏。此外，非法作物种植经常发生在有限的生境中生长大量物种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其中一些是受保护区。它往往发生在临近农业边界的地方，该边界划出原始森林和已开发地区之间的界限，并可能导致森林皆伐。虽然经验证据和严格分析不支持非法种植是毁林的主要驱动力的说法，但研究确实表明，农村发展的不足助长了这一现象。此外，分析表明，贩毒可能通过建造简易机场和非法道路等基础设施，对森林砍伐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通过公共土地私有化以创建“毒品种植园”对其产生间接影响。当铲除作物导致毒品作物地点转移时，就可能导致毁林，因为农民会对铲除举措作出反应，并寻找执法人员无法到达的一些地点。

用于非法制造可卡因和阿片剂的化学品的处理也会对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助长农村社区的污染和健康危害。就合成毒品而言，在城市地区的影响不仅带来健康风险，而且还可能对城市和工业环境造成影响。

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

暴力、法治、腐败、非法资金流动

可持续发展目标 16——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可问责和包容的机构

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有关的具体目标中，那些涉及减少暴力、加强法治和司法救助，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经济犯罪（腐败和贿赂）和非法资金流动的具体目标，都与世界毒品问题和应对措施有重要的联系。

毒品问题的不同阶段导致各种表现形式的暴力行为。吸毒可能会导致与毒品的精神作用有关的暴力行为，以及为获取毒资而实施的犯罪。但是，拉丁美洲的例子表明，与毒品有关的暴力在与贩毒（系统暴力行为）有关联时强度最大。暴力造成的创伤，也可能增加对吸毒的脆弱性。


不过，毒品贩运和生产不一定产生暴力，受亚洲的阿片剂贩运路线影响的过境国凶杀案件较少证明了这一点。市场和贩毒组织的特征可以解释这方面的差异：市场竞争可能在非法市场产生暴力，而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凝聚力和等级的贩毒网络内部结构的差异也可能发挥作用。

与毒品交易相关的利润是非国家武装团体，包括恐怖组织，从事毒品贩运或为其提供便利的主要动机。在一些国家，毒品市场这样的非法市场中产生的资源，在使武装冲突变得更为复杂和时间延长方面发挥了作用，这往往增加其总体的致命性。一般而言，在国家机构存在薄弱、法治适用不均衡和存在腐败机会的地方，毒品贸易猖獗。与此同时，贩毒组织的财富和权力使它们有资源向执法人员、政治人物和商业部门支付保护费，从而加剧腐败。

利润在整个毒品生产和销售链产生，但在最后阶段，利润往往是最高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近一项研究估计，在从阿富汗到欧洲的主要海洛因贩运路线沿线有近一半的利润是在欧洲四个最大的消费市场产生的：芬兰、德国、意大利和联合王国。然而，在毒品生产国，与毒品有关的非法经济规模相对于合法经济往往更大，部分原因是它们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在阿富汗这一点尤其明显，根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估计，在 2014 年非法阿片剂经济的总价值为 28 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的 13%。这种非法收益的洗钱行为通过许多不同的渠道进行，从邮政汇票或汇款等小规模、分散技术的使用到幌子公司

的复杂使用。这些形式的非法资金流动对于犯罪集团的生存至关重要，并对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威胁。

伙伴关系

	<p>可持续发展目标 17</p> <p>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p>
---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与毒品管制公约中规定的国际合作和共同责任原则有紧密联系。但在一起分析时，捐助方发展援助和捐助方对与毒品有关部门的援助显示相反的趋势：官方发展援助总体有所增加，而对与毒品有关部门的援助实际上自 2008 年以来已大幅减少。

毒品干预措施如何影响可持续发展？

减少毒品供应和需求的努力

消除非法作物种植的工作可能影响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收入来源和就业机会。研究还表明，这种努力只有包括确保替代生计和恢复安全和法治的发展措施时，才能在受影响社区产生积极的发展成果。哥伦比亚和秘鲁的例子表明，有效的替代发展方案能够削弱民众与武装团体和毒品贩运活动的联系。

执法干预措施旨在恢复作为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基石的法治，而且还会影响毒品在非法市场的供应，其途径不仅包括通过阻截减少供应，而且还包括通过贩运者的风险，这会提高毒品在消费者市场上的价格。然而，执法当局的活动也可能产生暴力行为，特别是当它们影响到非法市场内部和外部结构时。研究表明，将执法和维持治安的目标对准产生最大利润和最多暴力的贩毒链主角和人员，在减少暴力方面可能特别有效。另一方面，侧重于迅速瓦解贩毒组织并在短期内减少暴力行为的战略有时会导致更多的暴力。

预防、早期干预治疗、护理、复原、康复和社会融合措施和对吸毒者整个护理过程，在以科学证据为基础时，会减少吸毒从而减少其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这是健康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上述一些措施还显示减少了侵略性和逃学等一系列其他危险行为。惠益影响吸毒者本身和整个社会，并且这种努力在防止艾滋病毒和病毒性肝炎等方面已经证明是有效的。

减少毒品需求的干预措施只有依靠循证措施才是有效的，包括那些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吸毒的负面公共健康和社会后果的措施，如适当的针头和针筒方案、阿片剂替代治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和其他防止艾滋病毒、病毒性肝炎和其他与毒品使用有关的经血液传染疾病传播的相关干预措施。另一方面，戒毒中心的强

制性监禁，往往使吸毒者和具有毒品依赖性的人本已困难的生活更为恶化，特别是最年轻和最弱勢的群体。

刑事司法系统和禁毒政策的成本

对于执法行动而言，在行动由公正、透明和高效的机构依照人权标准实施时，此种行动促进法治和司法平等。但是，当执法行动违背了这些原则时，就可能会激励不加区分的抑制和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

根据有限的现有数据，全球因与毒品有关的罪行在押的所有人中有四分之三以上被定为犯有贩运毒品罪，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被定为犯有与个人吸毒有关的罪行。对于毒品犯罪的定义、起诉裁量权或制裁类型和严重程度，各法域之间存在差异。在一些区域，在处理因拥有少量毒品以供个人消费等轻微毒品犯罪而被逮捕的人时，国家实行更为惩罚性的做法，这可能导致监禁。另一方面，有几个国家选择在无加重情节的轻微个人消费案件中采取监禁或惩罚的替代措施（例如罚款、警告、缓刑或咨询）来限制惩罚。对与毒品相关的轻微罪行过度使用监禁手段在减少累犯方面不够有效，并使刑事司法系统负担过重，使其无法高效应对更严重的罪行。作为监禁的替代措施，向吸毒罪犯提供循证治疗和护理服务已证明可以显著提高复原和减少累犯。

禁毒政策的成本

因毒品问题直接和间接地产生的许多成本都可以量化为货币值。一些经济研究已经这样做了，其结果显示，成本占被研究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0.07% 至 1.7%。此外，根据大多数被研究国家的记录，很高比例的总体成本可归于减少毒品需求和供应的干预措施（如预防、治疗和执法），而不是生产力的损失和任何其他间接成本。重要的是要铭记，尽管这些经济研究通常考虑到毒品问题产生的各种直接和间接成本，这通常只限于可以量化为货币值的成本。无形成本，诸如生命损失和生活质量受损，往往没有量化，并且在量化时通常涉及一种非货币计量，如损失的生命年或带残疾生活年。虽然这些研究可能非常有助于评估毒品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害，在评估世界毒品问题影响和制定应对政策时也必须考虑到其他因素。

发展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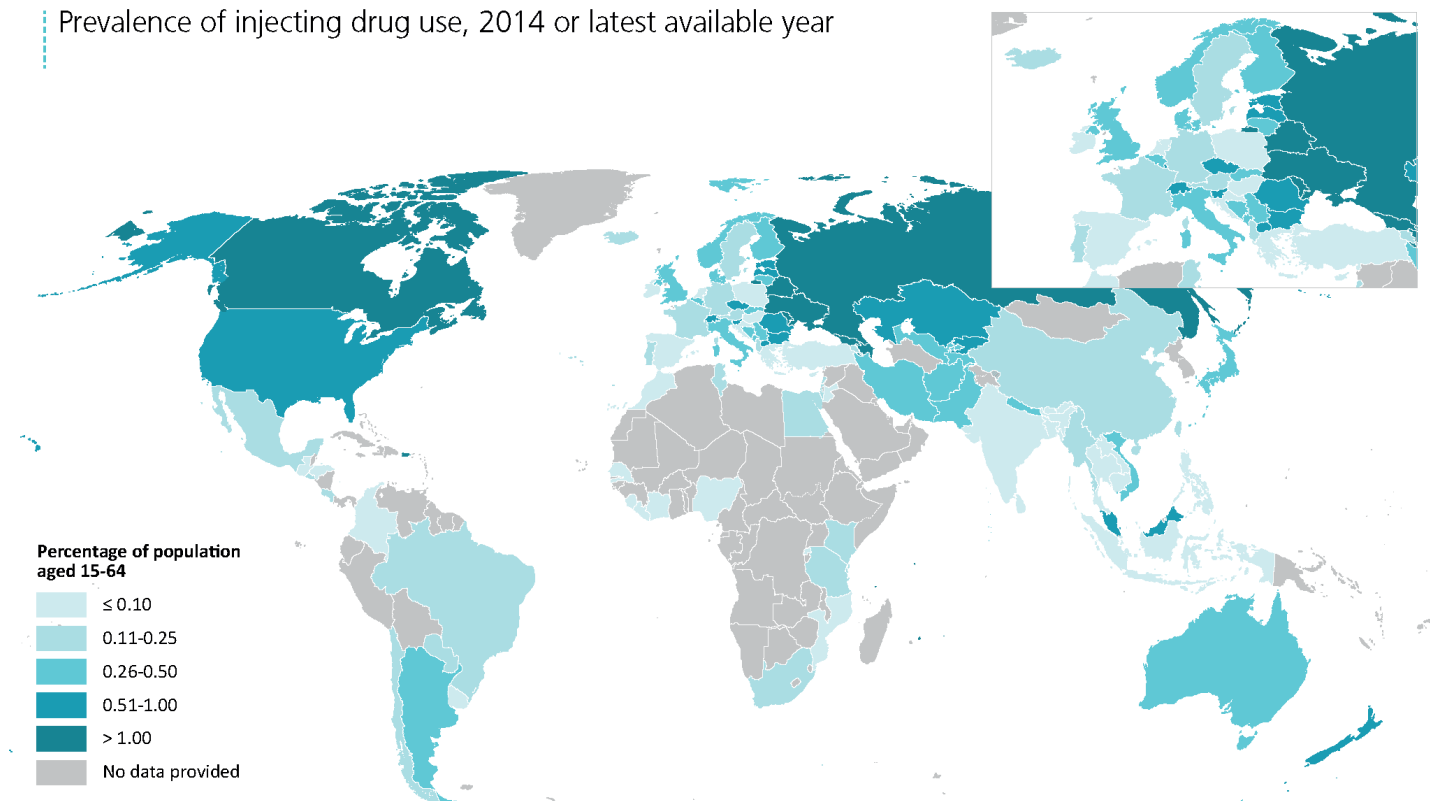
发展可减少农民对参与非法种植和生产的脆弱性，并能够带来毒品种植的可持续减少。不过，如果发展干预措施没有谨慎对待社区在特定毒品问题方面的脆弱性，它们可能会在无意中引发增加非法种植的推动力量，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在安第斯区域的大型发展方案即表明这一点。

促进贸易并减轻贸易壁垒的举措被用于促进经济发展，但全球化也可能对毒品贩运产生影响。通过促进贸易和全球运输网络的扩大，贸易开放也可促进不同国家

的犯罪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盟的形成，并在一些情况下减少执法机构监测国际贸易的机会。

可卡因和合成药物等某些毒品使用的地域分布现在比过去更为分散，而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受到精神活性物质消费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快速经济增长发生在某些毒品仍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世界许多地区。因此，必须铭记发展对吸毒的潜在影响，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这方面可能具有启发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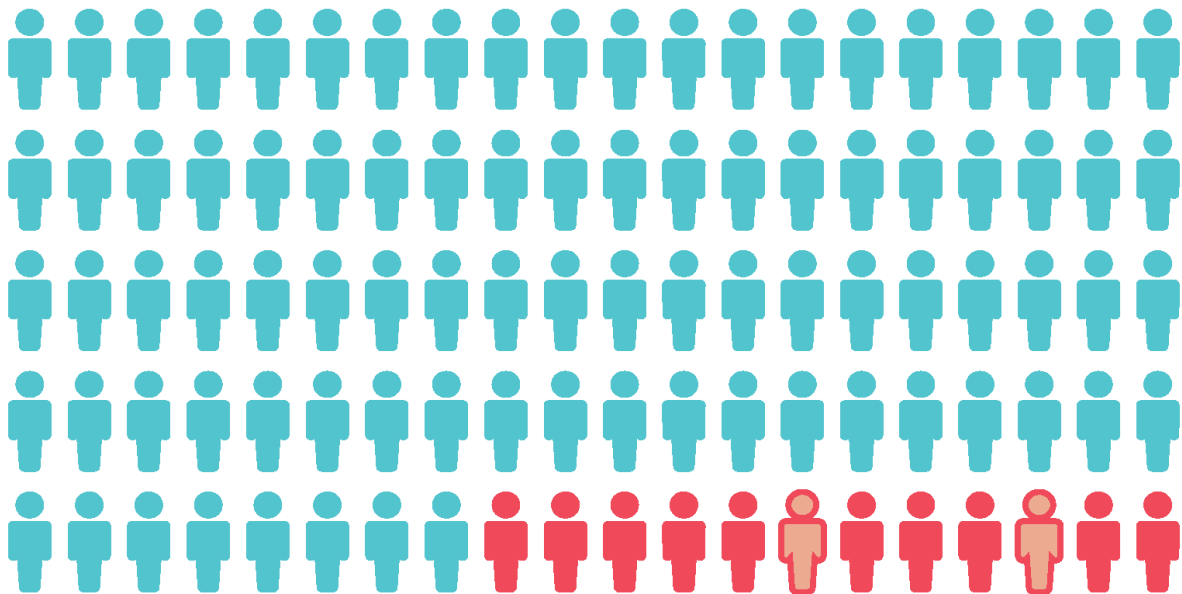
Prevalence of injecting drug use, 2014 or latest available year



Note: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Dashed lines represent undetermined boundaries. The dotted line represents approximately the Line of Control in Jammu and Kashmir agreed upon by India and Pakistan. The final status of Jammu and Kashmir has not yet been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The final boundary between the Sudan and South Sudan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A dispute exis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Argent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the Falkland Islands (Malvinas).

Prevalence of injecting drug use, 2014 or latest available year	注射吸毒流行率（2014 年或有数据的最近一年）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aged 15-64	占 15-64 岁人口的百分比
0.10	0.10
0.11-0.25	0.11-0.25
0.26-0.50	0.26-0.50
0.51-1.00	0.51-1.00
1.00	1.00
No data provided	无数据
Note: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Dashed lines represent undetermined boundaries. The dotted line represents approximately the Line of Control in Jammu and Kashmir agreed upon by India and Pakistan. The final status of Jammu and Kashmir has not yet been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The final boundary between the Sudan and South Sudan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A dispute exis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Argent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the Falkland Islands (Malvinas).	注：本地图所示边界和名称及所用称号并不代表联合国的正式认可和承认。短划线表示未确定的边界。虚线大致代表印度和巴基斯坦商定的查谟和克什米尔控制线。印巴双方尚未商定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最后边界尚未确定。阿根廷政府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上存在争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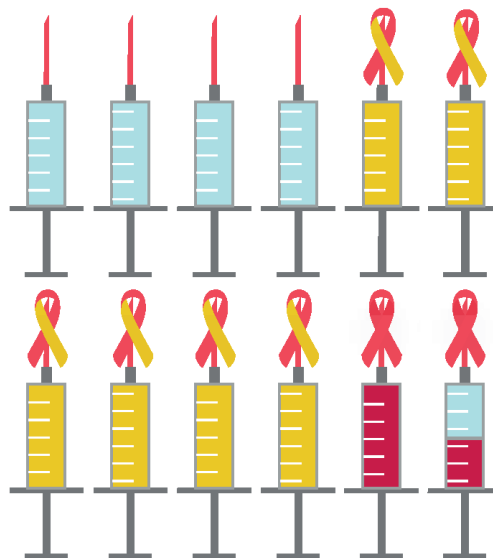
247 million people used drugs in the past year



29 million suffer from drug use disorders
but only 1 in 6 people with drug use disorders is in treatment

247 million people used drugs in the past year	2.47 亿人曾在上年度吸毒
29 million suffer from drug use disorders but only 1 in 6 people with drug use disorders is in treatment	2,900 万人患有吸毒疾患，但仅六分之一的患者接受治疗

12 million people inject dru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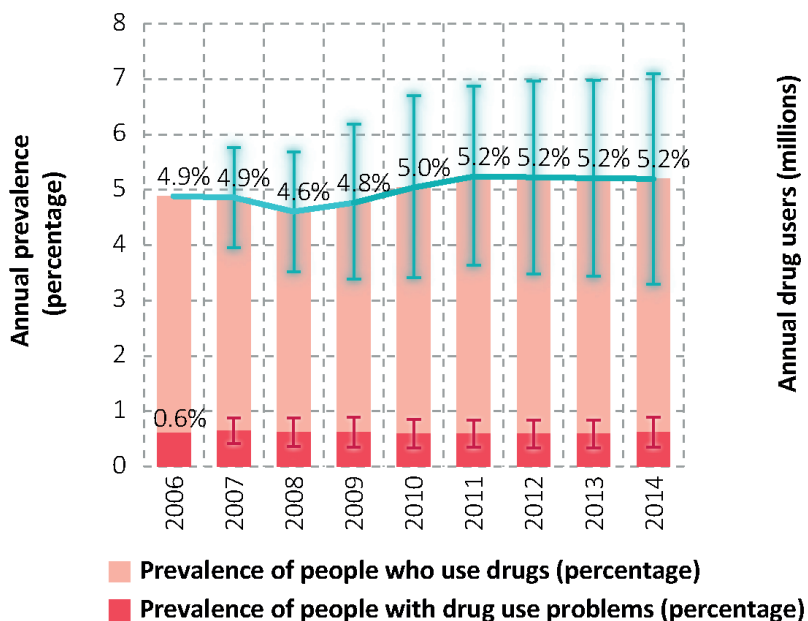


1.6 million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are living with H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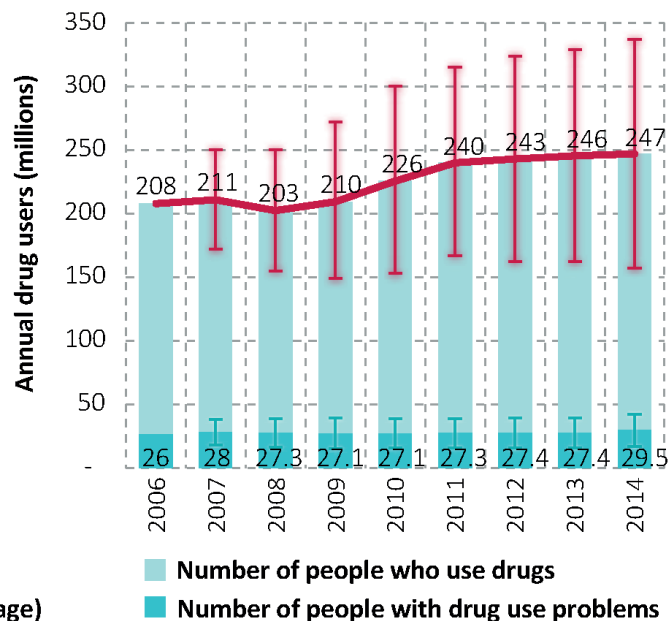
6 million are living with hepatitis C

12 million people inject drugs	1,200 万人注射吸毒
1.6 million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are living with HIV	160 万注射吸毒者携带艾滋病毒
6 million are living with hepatitis C	600 万人携带丙型肝炎病毒

Global trends in the estimated prevalence of drug use, 2006-2014



Global trends in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people who use drugs, 2006-2014



Source: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Note: Estimated percentage of adults (ages 15-64) who used drugs in the past ye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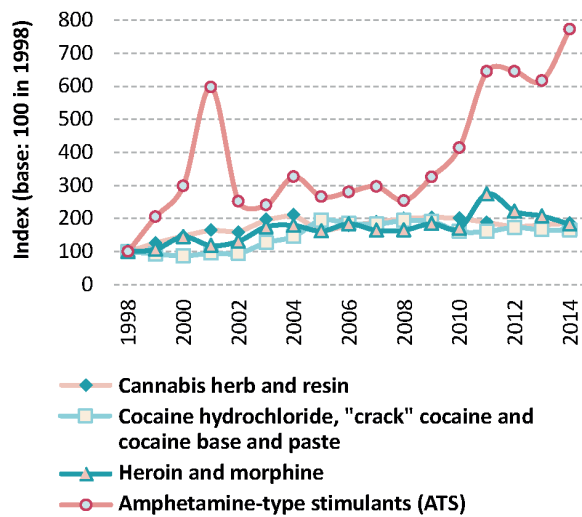
Source: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Note: Estimates are for adults (ages 15-64), based on past-year use.

Global trends in the estimated prevalence of drug use, 2006-2014	2006-2014 年全球估计吸毒流行率趋势
Annual prevalence (percentage)	年度流行率 (%)
0.6 4.9 4.6...	0.6 4.9 4.6...
Prevalence of people who use drugs (percentage)	吸毒流行率 (%)
Prevalence of people with drug use problems (percentage)	吸毒疾患流行率 (%)
Source: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资料来源: 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Note: Estimated percentage of adults (ages 15-64) who used drugs in the past year.	注: 估计上年度曾吸毒的成年人 (15-64 岁) 百分比。

Global trends in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people who use drugs, 2006-2014	2006-2014 年全球估计吸毒人数趋势
Annual drug users (millions)	每年吸毒人数 (百万)
27.3 27.1...	27.3 27.1...
Number of people who use drugs	吸毒人数
Number of people with drug use problems	吸毒疾患人数 (%)
Source: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资料来源: 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Note: Estimates are for adults (ages 15-64), based on past-year use.	注: 估计数针对成年人 (15-64 岁), 基于上年度吸毒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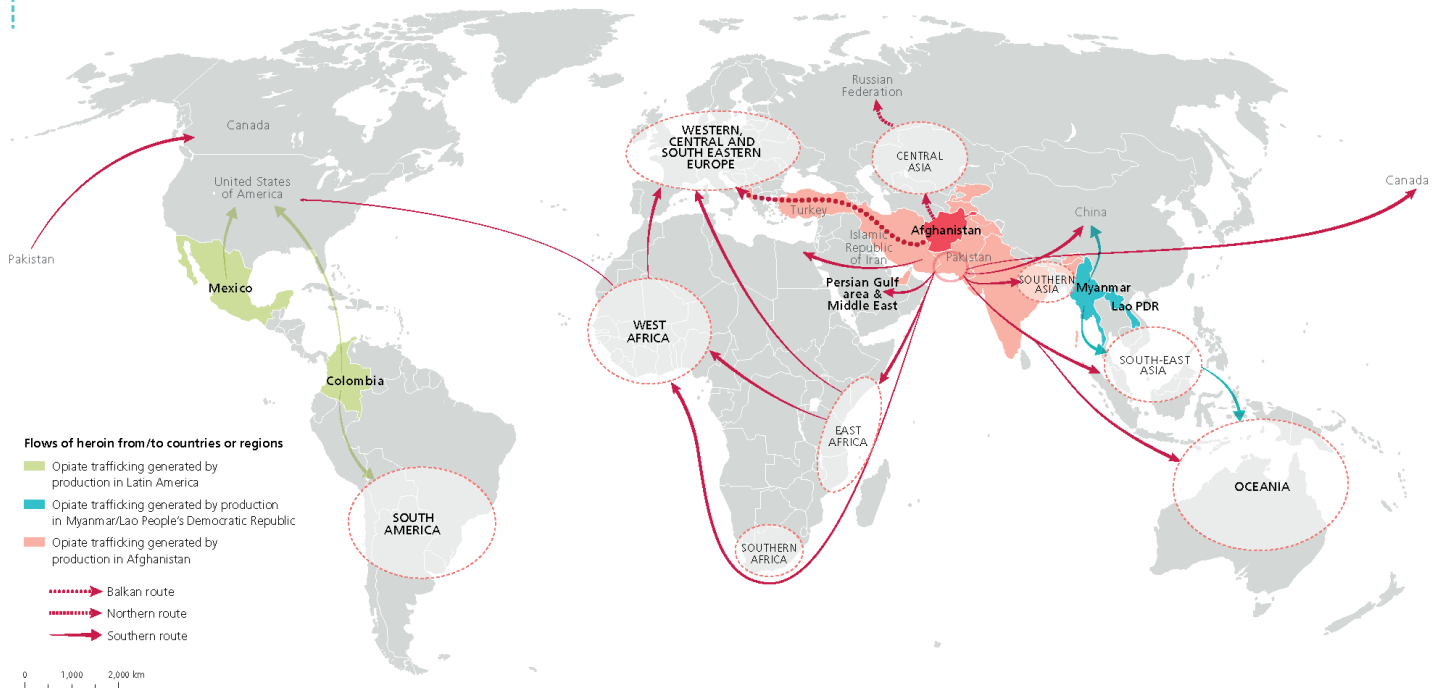
Trends in the quantities of drugs seized worldwide, 1998-2014



Source: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Trends in the quantities of drugs seized worldwide, 1998-2014	1998-2014 年全球毒品辑获量趋势
Index (base: 100 in 1998)	指数（基础：1998 年为 100）
Cannabis herb and resin	大麻药草和树脂
Cocaine hydrochloride, "crack" cocaine and cocaine base and paste	盐酸可卡因、快克可卡因、可卡因碱和可卡因糊
Heroin and morphine	海洛因和吗啡
Amphetamine-type stimulants (ATS)	苯丙胺类兴奋剂
Source: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资料来源：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Main trafficking flows of heroin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and individual drug seizure data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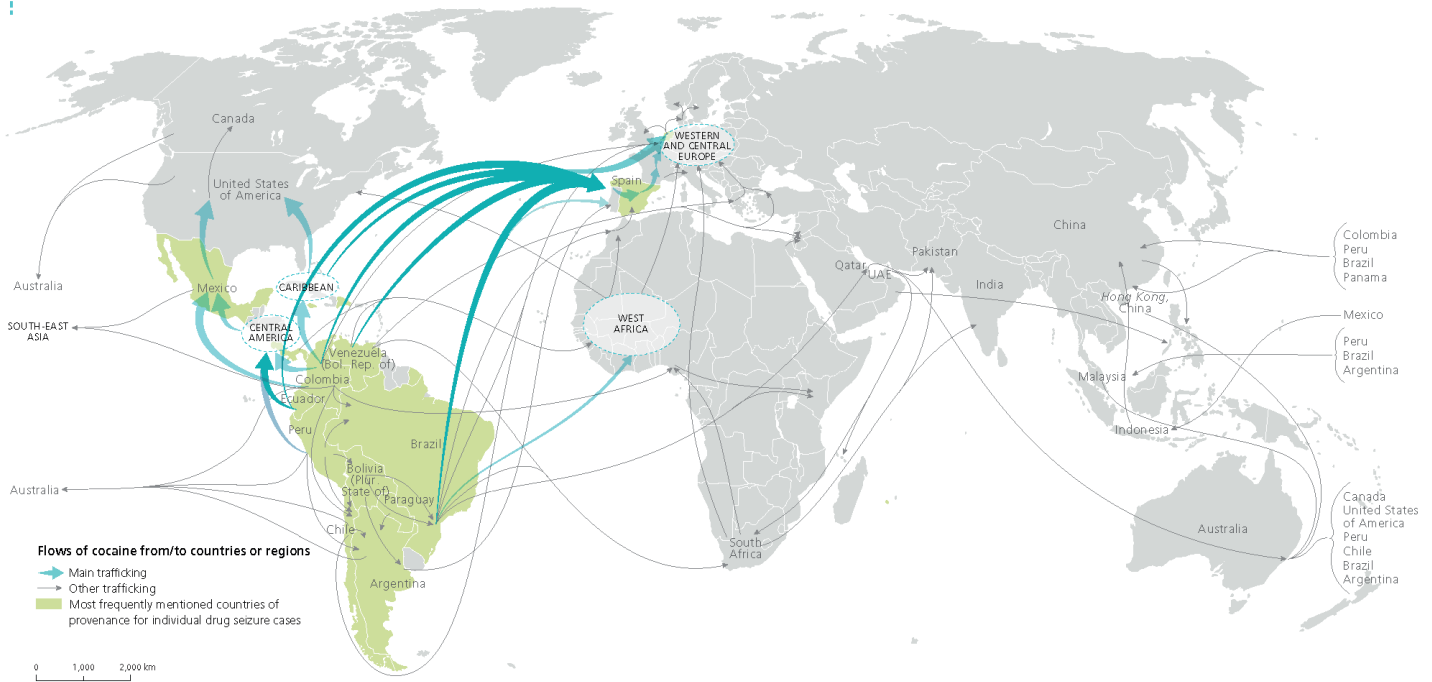
Notes: The trafficking routes represented on this map should be considered broadly indicative and based on data analyses rather than definitive route outlines. Such analyses are based on data related to official drug seizures along the trafficking route as well as official country reports and responses to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s. Routes may deviate to other countries that lie along the routes and there are numerous secondary flows that may not be reflected. The boundaries shown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Dashed lines represent undetermined boundaries. The dotted line represents approximately the Line of Control in Jammu and Kashmir agreed upon by India and Pakistan. The final status of Jammu and Kashmir has not yet been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The final boundary between the Sudan and South Sudan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Main trafficking flows of heroin	海洛因的主要贩运流向
Flows of heroin from/to countries or regions	各国或各区域间的海洛因流向
Opiate trafficking generated by pro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生产催生的阿片剂贩运
Opiate trafficking generated by production in Myanmar/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缅甸/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生产催生的阿片剂贩运
Opiate trafficking generated by production in Afghanistan	阿富汗生产催生的阿片剂贩运
Balkan route	巴尔干路线
Northern route	北方路线
Southern route	南方路线
1,000	1,000
2,000 km	2,000 公里
Myanmar	缅甸
China	中国
Russian Federation	俄罗斯联邦
Mexico	墨西哥
Pakistan	巴基斯坦
Southern Africa	南部非洲
Colombia	哥伦比亚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
Canada	加拿大
Lao PDR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Central Asia	中亚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 Eastern Europe	西欧、中欧和东南欧
Southern Asia	南亚
Persian Gulf area & Middle East	波斯湾地区&中东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West Africa	西非
East Africa	东非
Oceania	大洋洲
Turkey	土耳其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fghanistan	阿富汗
Pakistan	巴基斯坦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and individual drug seizure database.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及单项毒品缉获数据库。
Notes: The trafficking routes represented on this map should be considered broadly indicative and based on data analyses rather than definitive route outlines. Such analyses are based on data related to official drug seizures along the trafficking route as well as official country reports and responses to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s. Routes may deviate to other countries that lie along the routes and there are numerous secondary flows that may not be reflected.	注：本地图所标示贩运路线具有广泛象征意义，基于数据分析，而不是确定路线描述。这些分析基于贩运路线沿线的官方缉毒资料、官方国别报告及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各条路线可能存在通向沿线其他各国的分支，因此有众多二级流向未得到反映。
The boundaries shown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本地图所示边界并不代表联合国的正式认可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Dashed lines represent undetermined boundaries. The dotted line represents approximately the Line of Control in Jammu and Kashmir agreed upon by India and Pakistan. The final status of Jammu and Kashmir has not yet been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The final boundary between the Sudan and South Sudan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或接受。短划线表示未确定的边界。虚线大致代表印度和巴基斯坦商定的查谟和克什米尔控制线。印巴双发尚未商定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最后边界尚未确定。

Main trafficking flows of coca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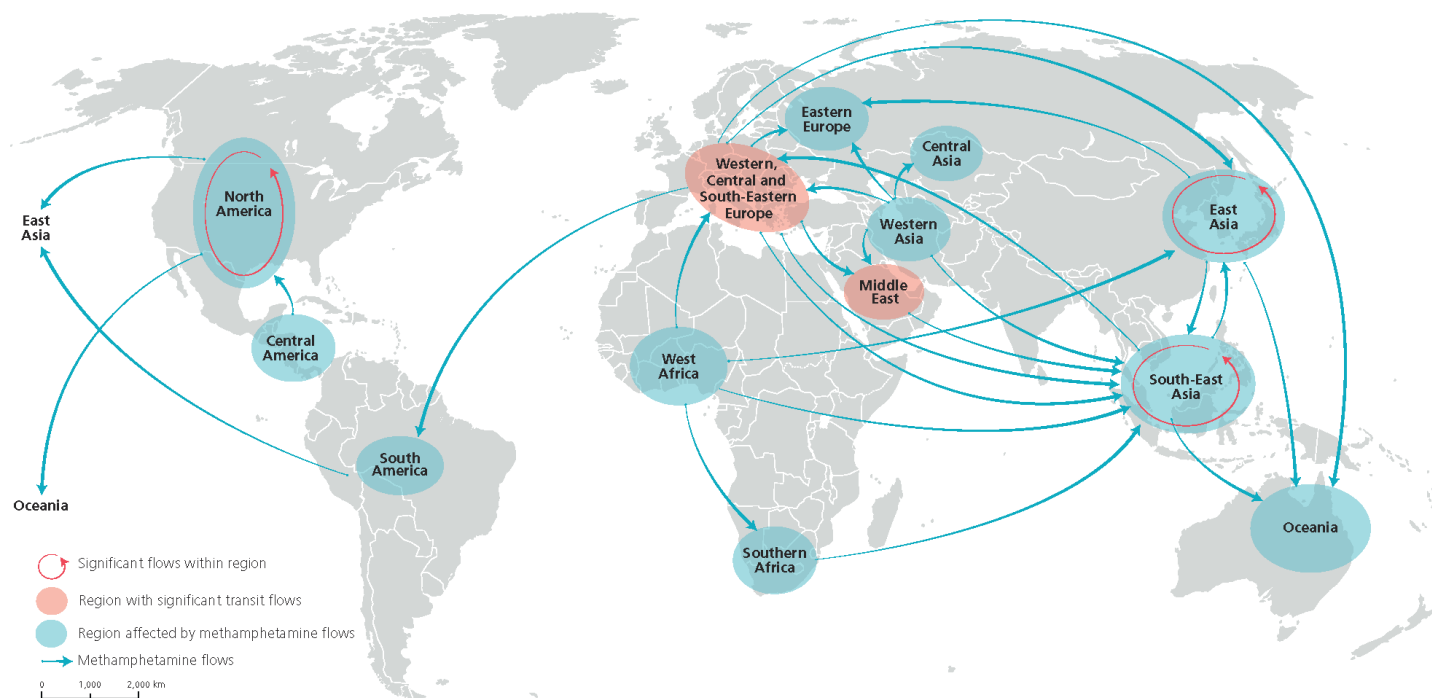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and individual drug seizure database.

Notes: The trafficking routes represented on this map should be considered broadly indicative and based on data analyses rather than definitive route outlines. Such analyses are based on data related to official drug seizures along the trafficking route as well as official country reports and responses to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s. Routes may deviate to other countries that lie along the routes and there are numerous secondary flows that may not be reflected. The boundaries shown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Dashed lines represent undetermined boundaries. The dotted line represents approximately the Line of Control in Jammu and Kashmir agreed upon by India and Pakistan. The final status of Jammu and Kashmir has not yet been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The final boundary between the Sudan and South Sudan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Main trafficking flows of cocaine	可卡因的主要贩运流向
Flows of cocaine from/to countries or regions	各国或各区域间的可卡因流向
Main trafficking	主要贩运
Other trafficking	其他贩运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countries of provenance for individual drug seizure cases	单项毒品辑获案件最频繁提到的原产国
1,000	1,000
2,000 km	2,000 公里
Canada	加拿大
Qatar	卡塔尔
Australia	澳大利亚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
Peru	秘鲁
Chile	智利
Brazil	巴西
Argentina	阿根廷

Hong Kong, China	中国香港
Paraguay	巴拉圭
India	印度
Colombia	哥伦比亚
Panama	巴拿马
Mexico	墨西哥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Pakistan	巴基斯坦
Malaysia	马来西亚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西欧和中欧
West Africa	西非
South Africa	南非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Caribbean	加勒比
Venezuela (Bol. Rep. of)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Ecuador	厄瓜多尔
Bolivia (Plur. State of)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Spain	西班牙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
Qatar	卡塔尔
UA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China	中国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and individual drug seizure database.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及单项毒品缉获数据库。
Notes: The trafficking routes represented on this map should be considered broadly indicative and based on data analyses rather than definitive route outlines. Such analyses are based on data related to official drug seizures along the trafficking route as well as official country reports and responses to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s. Routes may deviate to other countries that lie along the routes and there are numerous secondary flows that may not be reflected.	注：本地图所标示贩运路线具有广泛象征意义，基于数据分析，而不是确定路线描述。这些分析基于贩运路线沿线的官方缉毒资料、官方国别报告及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各条路线可能存在通向沿线其他各国的分支，因此有众多二级流向未得到反映。
The boundaries shown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Dashed lines represent undetermined boundaries. The dotted line represents approximately the Line of Control in Jammu and Kashmir agreed upon by India and Pakistan. The final status of Jammu and Kashmir has not yet been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The final boundary between the Sudan and South Sudan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本地图所示边界并不代表联合国的正式认可或接受。短划线表示未确定的边界。虚线大致代表印度和巴基斯坦商定的查谟和克什米尔控制线。印巴双发尚未商定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最后边界尚未确定。

Interregional trafficking flows of methamphetamine, 2011-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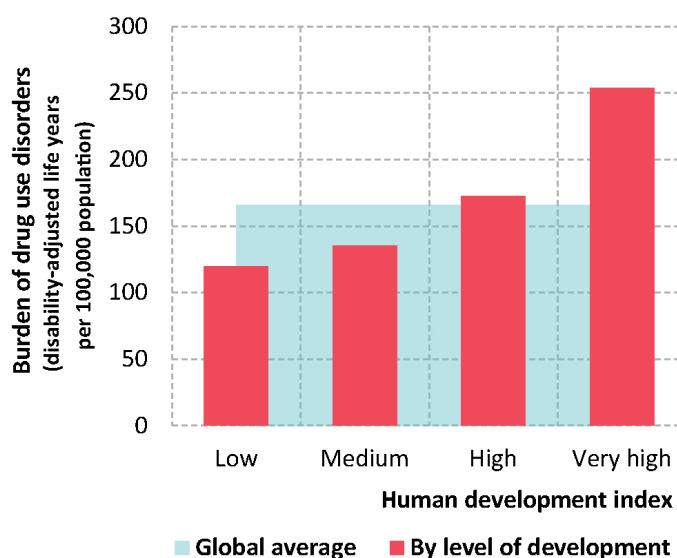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Note: The origins of the flow arrows do not necessarily indicate the source/manufacture of methamphetamine. These arrows represent the flows as perceived by recipient countries. Flow arrows represent the direction of methamphetamine trafficking and are not an indication of the quantity trafficked. The boundaries shown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Dashed lines represent undetermined boundaries. The dotted line represents approximately the Line of Control in Jammu and Kashmir agreed upon by India and Pakistan. The final status of Jammu and Kashmir has not yet been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The final boundary between the Sudan and South Sudan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Interregional trafficking flows of methamphetamine, 2011-2014	2011-2014 年甲基苯丙胺的区域间贩运流向
Significant flows within region	区域内的重要流向
Region with significant transit flows	重要转运区域
Region affected by methamphetamine flows	甲基苯丙胺贩运流影响区域
Methamphetamine flows	甲基苯丙胺流向
1,000	1,000
2,000 km	2,000 公里
East Asia	东亚
Oceania	大洋洲
North America	北美洲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西欧、中欧和东南欧
Eastern Europe	东欧
Central Asia	中亚
Western Asia	西亚
Middle East	中东
West Africa	西非
Southern Africa	南部非洲
East Asia	东亚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
Oceania	大洋洲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资料来源: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p>Note: The origins of the flow arrows do not necessarily indicate the source/manufacture of methamphetamine. These arrows represent the flows as perceived by recipient countries. Flow arrows represent the direction of methamphetamine trafficking and are not an indication of the quantity trafficked.</p>	<p>注：流向箭头起点并不一定表示甲基苯丙胺来源或产地。这些箭头是接收国认为的流向。流向箭头表示甲基苯丙胺贩运方向，不表示贩运数量。</p>
<p>The boundaries shown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Dashed lines represent undetermined boundaries. The dotted line represents approximately the Line of Control in Jammu and Kashmir agreed upon by India and Pakistan. The final status of Jammu and Kashmir has not yet been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The final boundary between the Sudan and South Sudan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p>	<p>本地图所示边界并不代表联合国的正式认可或接受。短划线表示未确定的边界。虚线大致代表印度和巴基斯坦商定的查谟和克什米尔控制线。印巴双发尚未商定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最后边界尚未确定。</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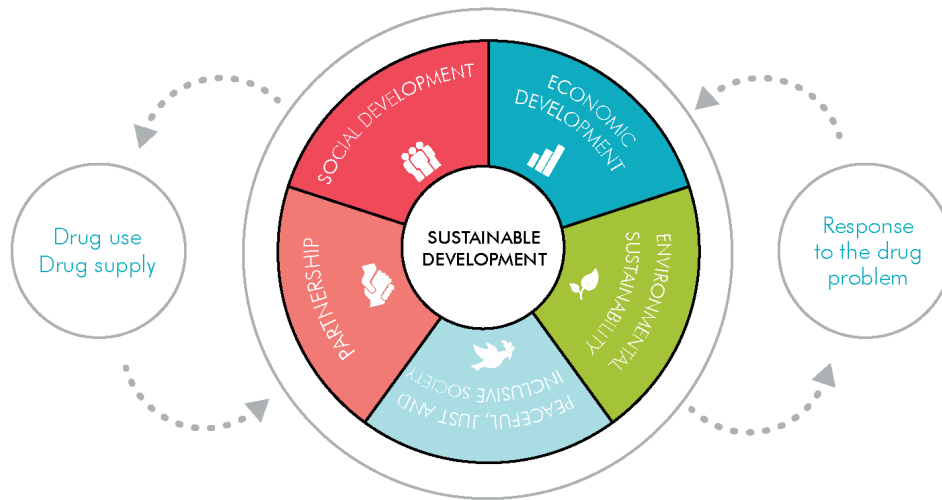
--- The health impact of drug use increases with development



Source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data on burden of disease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are from the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GBD Compare,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vizhub.healthdata.org/gbd-comp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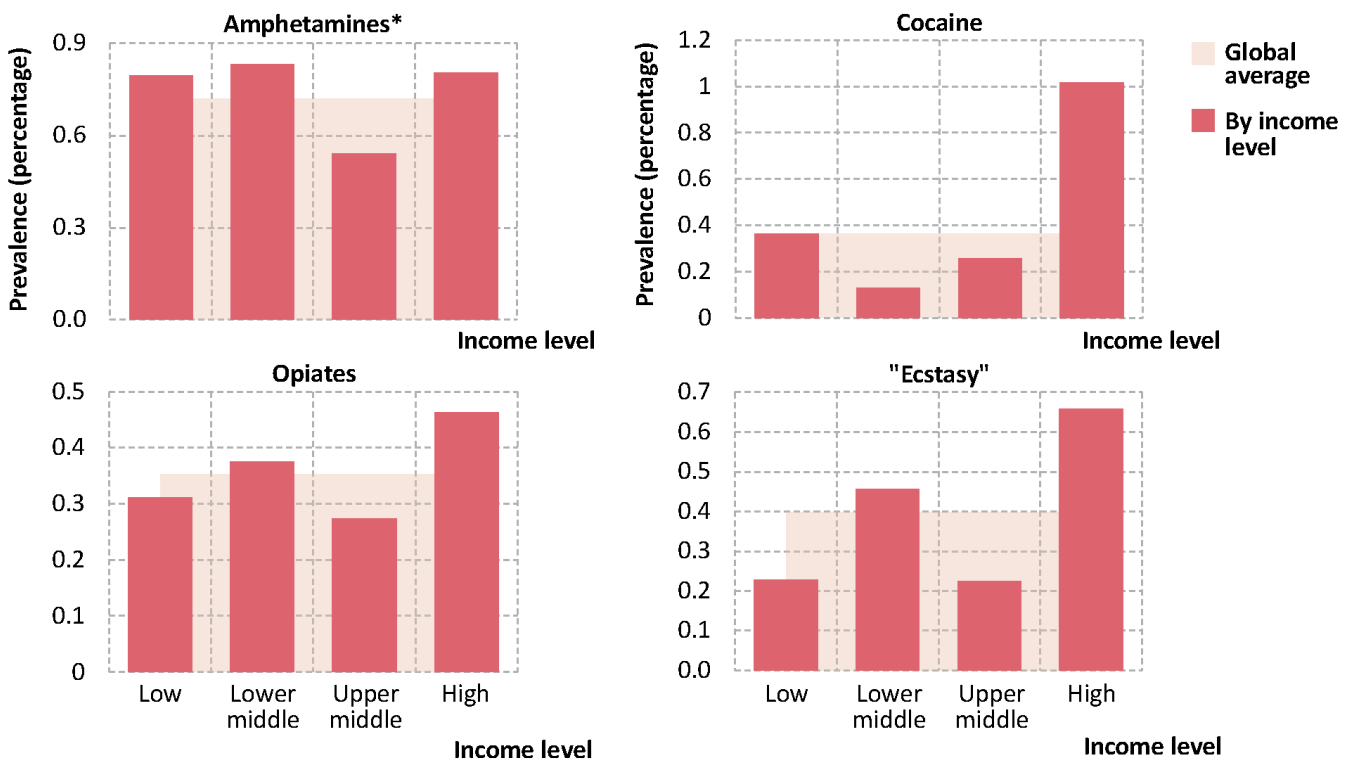
<p>The health impact of drug use increases with development</p>	<p>吸毒的健康影响随着发展而日益严峻</p>
<p>Burden of drug use disorders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per 100,000 population)</p>	<p>吸毒疾患负担 (每十万人口的残疾调整寿命年数)</p>
<p>Low</p>	<p>低</p>
<p>Medium</p>	<p>中</p>
<p>High</p>	<p>高</p>
<p>Very high</p>	<p>非常高</p>
<p>Human development index</p>	<p>人类发展指数</p>
<p>Global average</p>	<p>全球平均</p>
<p>By level of development</p>	<p>按发展水平分列</p>
<p>Source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data on burden of disease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are from the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GBD Compare,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vizhub.healthdata.org/gbd-compare.</p>	<p>资料来源：人类发展指数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疾病负担（残疾调整寿命年数）数据来自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全球疾病负担比较》，2015年。可查阅 http://vizhub.healthdata.org/gbd-compare。</p>

The world drug proble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omplex relationship



The world drug proble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omplex relationship	世界毒品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错综复杂的关系
Drug use Drug supply	吸毒 毒品供应
Response to the drug problem	毒品问题的应对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Partnership	伙伴关系
Social development	社会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环境可持续性
Peaceful, just and inclusive society	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

The impact of income on drug use depends on the type of dru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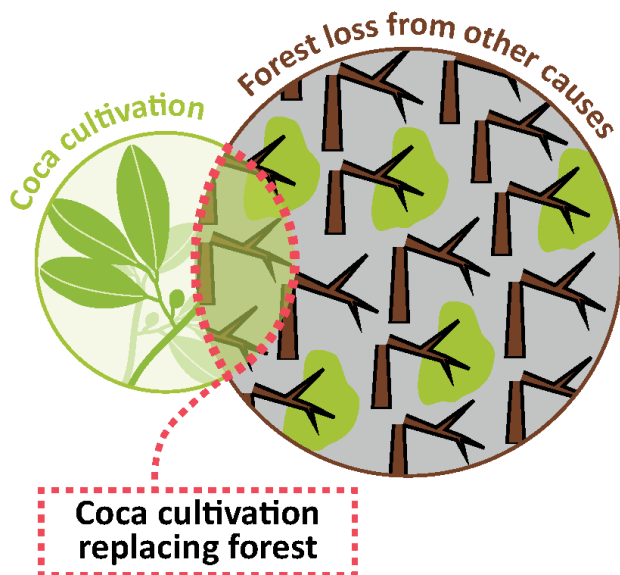


Source: World Bank (for income levels) and UNODC estimates based on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and other official sources (for drug use data).

* Including prescription stimula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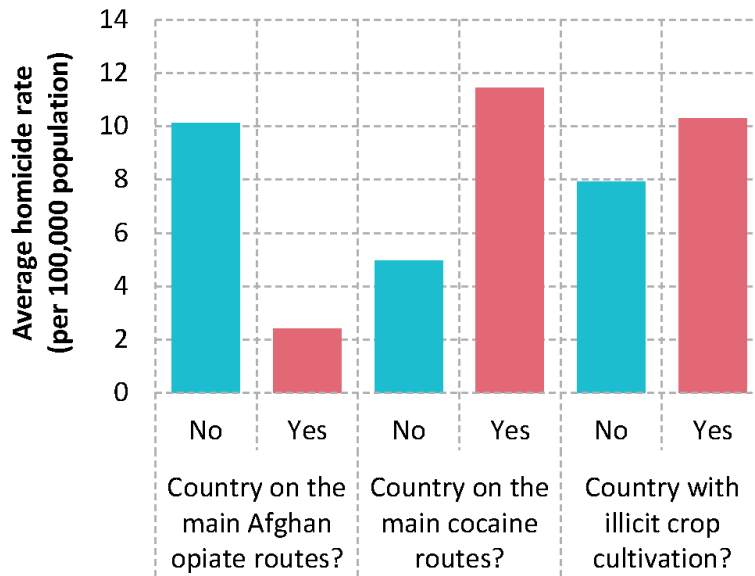
The impact of income on drug use depends on the type of drug	收入对吸毒的影响取决于毒品类型
Amphetamines*	苯丙胺*
* Including prescription stimulants.	* 包括处方兴奋剂。
Prevalence (percentage)	流行率 (%)
0.0 / 0.3 / 0.6 / 0.9	0.0 / 0.3 / 0.6 / 0.9
Income level	收入水平
Cocaine	可卡因
Prevalence (percentage)	流行率 (%)
0 / 0.2 / 0.4 / 0.6 / 0.8 / 1 / 1.2	0 / 0.2 / 0.4 / 0.6 / 0.8 / 1 / 1.2
Income level	收入水平
Opiates	阿片剂
0 / 0.1 / 0.2 / 0.3 / 0.4 / 0.5	0 / 0.1 / 0.2 / 0.3 / 0.4 / 0.5
Income Level	收入水平
Low	低
Lower middle	中等偏低
Upper middle	中等偏高
High	高
"Ecstasy"	“摇头丸”
0 /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0 /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Income Level	收入水平
Low	低
Lower middle	中等偏低
Upper middle	中等偏高
High	高
Global average	全球平均
By income level	按收入水平分列
Source: World Bank (for income levels) and UNODC estimates based on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and other official sources (for drug use data).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收入水平数据）及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及其他官方来源（吸毒数据）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数。

Coca cultivation and deforestation in perspective



Coca cultivation and deforestation in perspective
Coca cultivation
Forest loss from other causes
Coca cultivation replacing forest
正确看待古柯种植及毁林
古柯种植
其他原因造成的森林减少
古柯种植取代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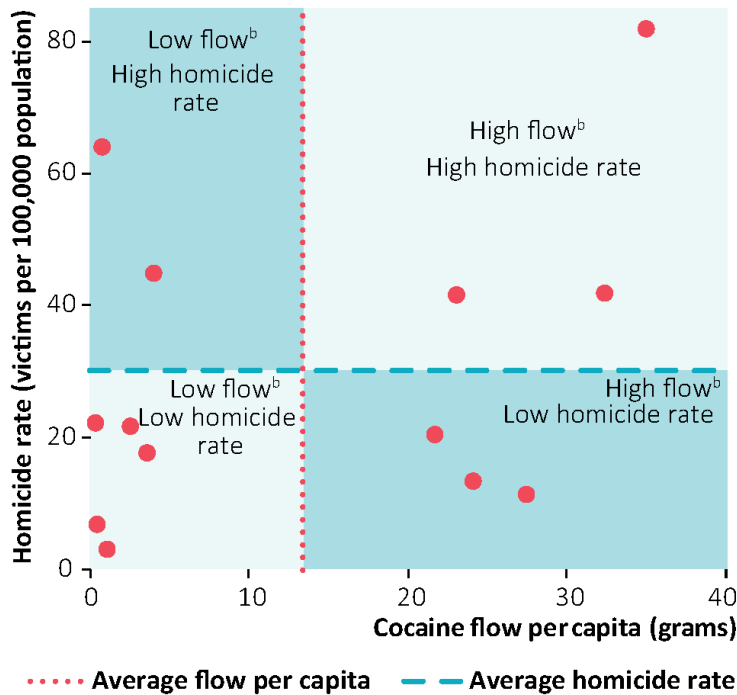
Globally, there is no clear-cut relationship between drug supply and violence



Source: UNODC Homicide Statistics (2015). Available at 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homicide.html.

Globally, there is no clear-cut relationship between drug supply and violence	全球毒品供给与暴力之间并无明确关系
Average homicide rate (per 100,000 population)	平均凶杀率 (每十万人人口)
No	否
Yes	是
Country on the main Afghan opiate routes?	是否是阿富汗阿片剂主要贩运路线上的国家?
Country on the main cocaine routes?	是否是可卡因主要贩运路线上的国家?
Country with illicit crop cultivation?	是否是非法作物种植国?
Source: UNODC Homicide Statistics (2015). Available at 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homicide.html .	资料来源: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凶杀统计数据 (2015年)。可查阅 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homicide.html 。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rug trafficking and violence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a is not an automatic 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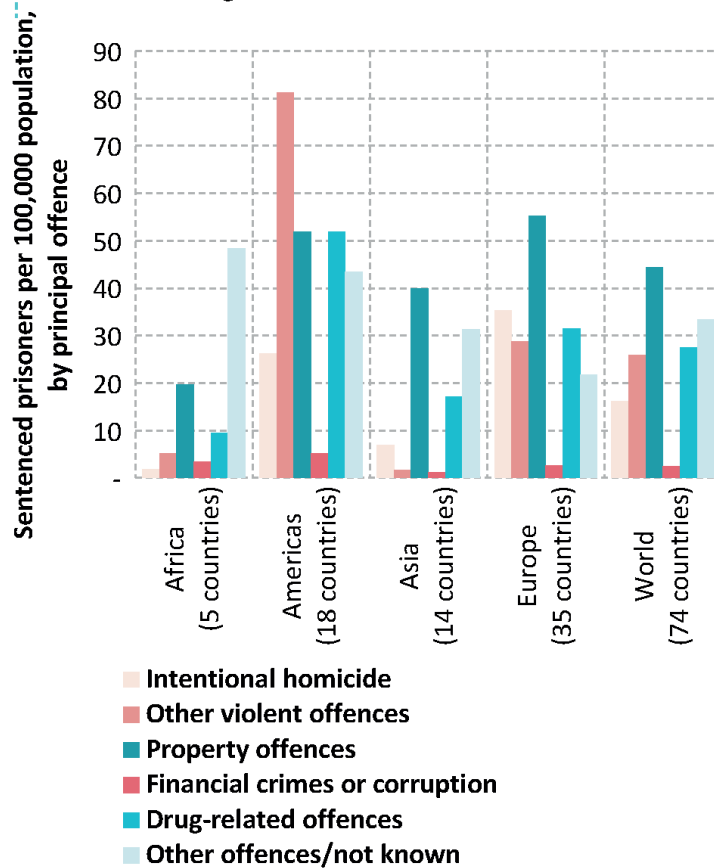
Sources: Estimates of the flow of cocaine based on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Cocaine Smuggling in 2010", January 2012; homicide data from UNODC Homicide Statistics (2016). Available at 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homicide.html.

a Data were available for 13 countries.

b All flows are expressed per capi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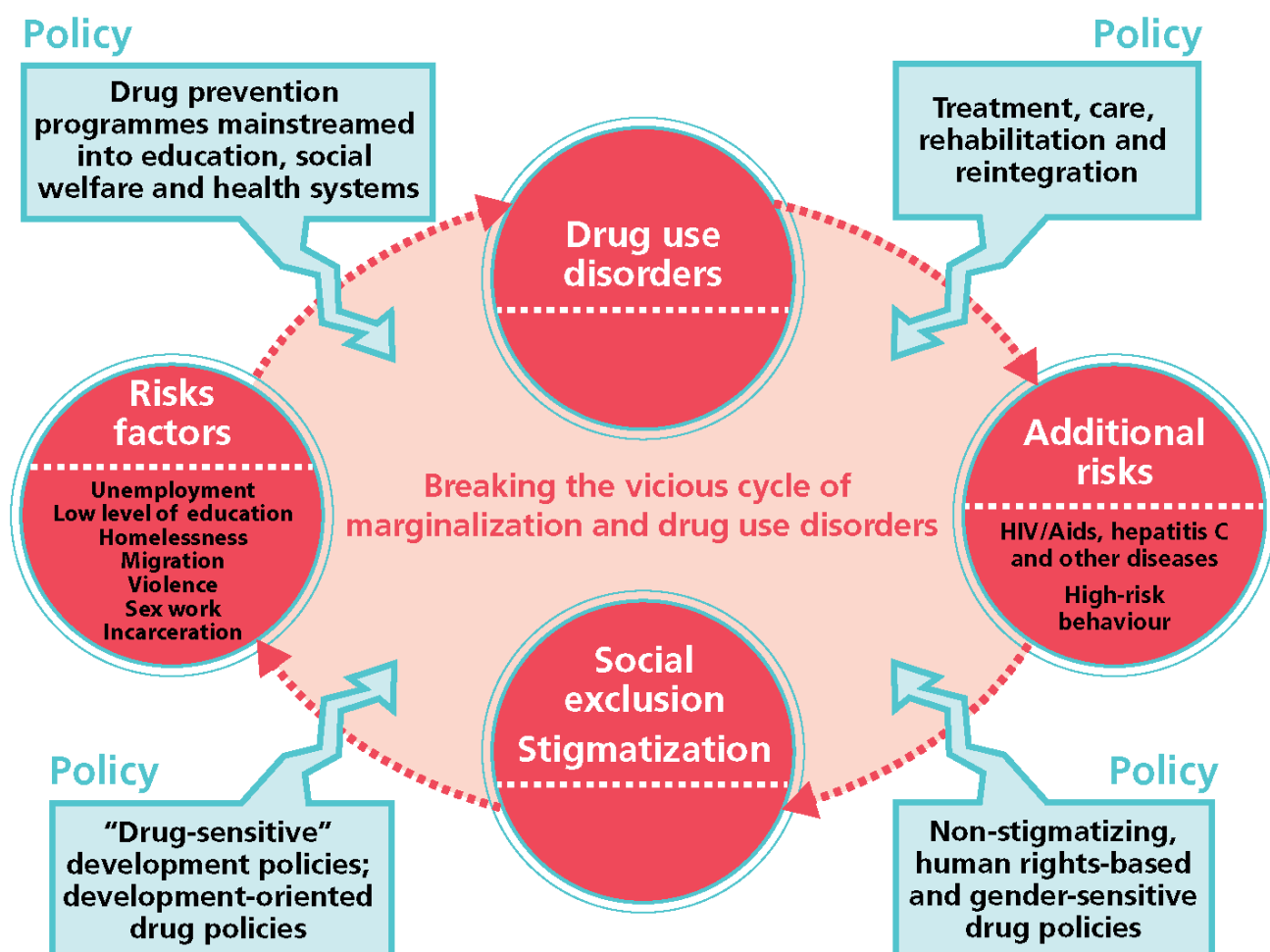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rug trafficking and violence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 is not an automatic one	拉丁美洲国家 ^a 的贩毒与暴力之间并无天然联系
a Data were available for 13 countries.	a 有 13 个国家的数据。
Homicide rate (victims per 100 000 population)	凶杀率（每十万人口中的被害人数）
Cocaine flow per capita (grams)	人均可卡因流量（克）
Low flow ^b High homicide rate	低流量 ^b 高凶杀率
b All flows are expressed per capita.	b 所有流量按人均表示。
Low flow ^b Low homicide rate	低流量 ^b 低凶杀率
High flow ^b High homicide rate	高流量 ^b 高凶杀率
High flow ^b Low homicide rate	高流量 ^b 低凶杀率
Average flow per capita	人均流量
Average homicide rate	平均凶杀率
Sources: Estimates of the flow of cocaine based on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Cocaine Smuggling in 2010", January 2012; homicide data from UNODC Homicide Statistics (2016). Available at 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homicide.html .	资料来源：可卡因流量估计数基于美国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2010年可卡因走私”，2012年1月；凶杀数据来自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凶杀统计数据（2016年）。可查阅 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homicide.html 。

Almost one in five sentenced prisoners is serving time for a drug offence



Source: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on world crime trends and emerging issues and responses in the field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E/CN.15/2016/10).

Almost one in five sentenced prisoners is serving time for a drug offence	每五个被判刑囚犯中差不多有一人因毒品犯罪而服刑。
Sentenced prisoners per 100,000 population, by principal offence	按主要罪行分列的每十万人口的被判刑囚犯人数
Africa (5 countries)	非洲 (5个国家)
Americas (18 countries)	美洲 (18个国家)
Asia (14 countries)	亚洲 (14个国家)
Europe (35 countries)	欧洲 (35个国家)
World (74 countries)	世界 (74个国家)
Intentional homicide	故意杀人
Other violent offences	其他暴力犯罪
Property offences	财产犯罪
Financial crimes or corruption	金融犯罪或腐败
Drug-related offences	涉毒犯罪
Other offences/not known	其他犯罪/未知
Source: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on world crime trends and emerging issues and responses in the field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E/CN.15/2016/10).	资料来源：秘书处关于世界犯罪趋势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新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的说 明 (E/CN.15/2016/10)。



Breaking the vicious cycle of marginalization and drug use disorders	打破边缘化与吸毒疾患的恶性循环
Policy	政策
Drug prevention programmes mainstreamed into education, social welfare and health systems	将预防毒品方案纳入教育、社会福利和卫生系统主流
Drug use disorders	吸毒疾患
Treatment, care, rehabilitation and reintegration	治疗、护理、康复和重返社会
Additional risks	其他风险
HIV/Aids, hepatitis C and other diseases High-risk behaviour	艾滋病/艾滋病、丙型肝炎和其他疾病 高风险行为
Non-stigmatizing, human rights-based and gender-sensitive drug policies	基于人权且对性别问题敏感的非污名化毒品政策
Social exclusion Stigmatization	社会排斥 污名化
“Drug-sensitive” development policies; development-oriented drug policies	“对毒品问题敏感”的发展政策：以发展为导向的毒品政策
Risks factors	风险因素
Unemployment Low level of education Homelessness Migration Violence Sex work Incarceration	失业 教育水平低下 无家可归 迁徙 暴力 性工作 监禁